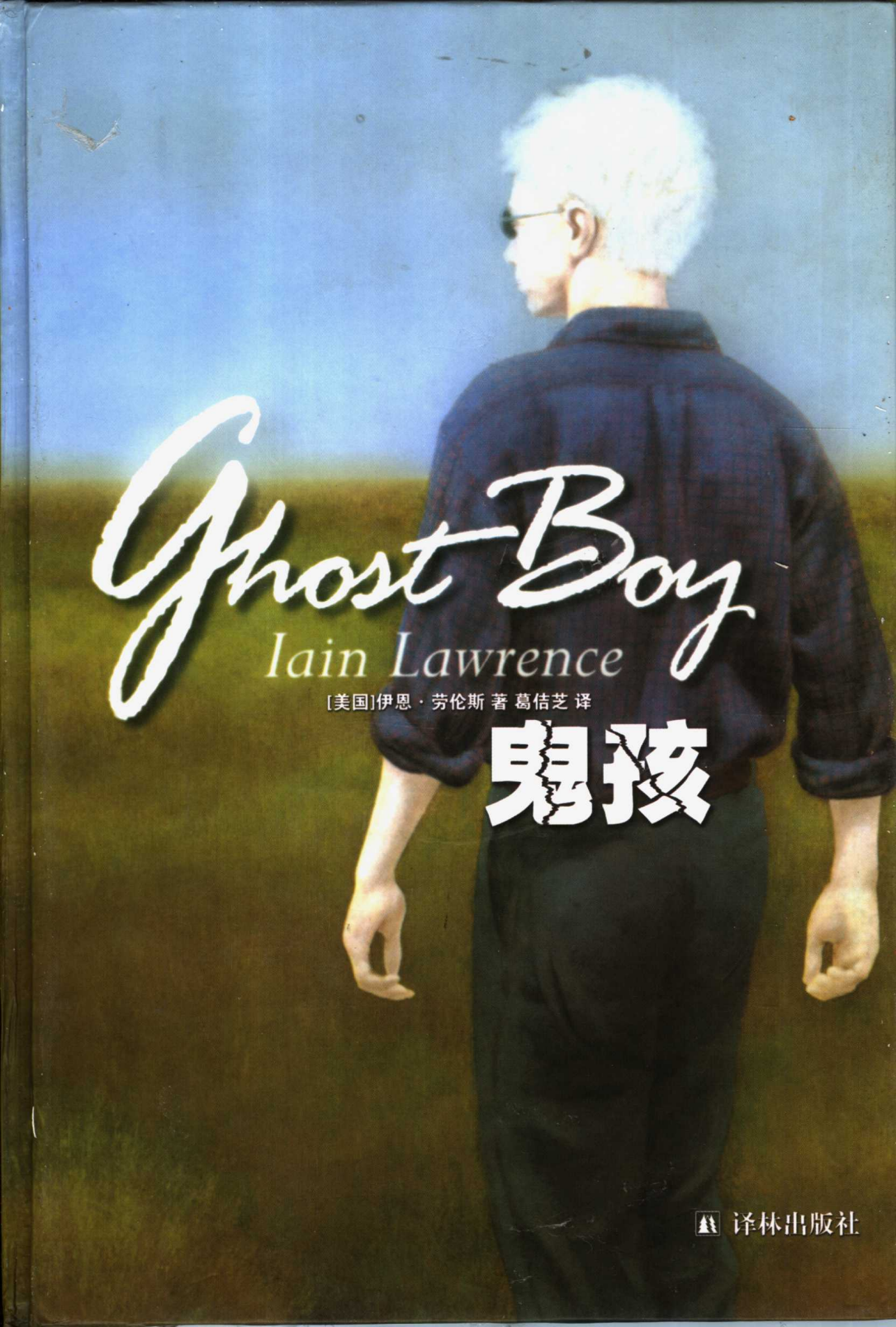




Ghost Boy

Iain Lawrence

[美国]伊恩·劳伦斯 著 葛佶芝 译

鬼孩

 译林出版社



鬼孩

[美国]伊恩·劳伦斯 著 葛佶芝 译

GHOST BOY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孩 / (美) 劳伦斯 (Lawrence, I.) 著; 葛佶芝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Ghost Boy
ISBN 7-80657-671-1

I. 鬼... II. ①劳... ②葛...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95 号

GHOST BOY

Copyright © 2000 by Iain Lawrenc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1-048 号

书 名	鬼 孩
作 者	[美国]伊恩·劳伦斯
译 者	葛佶芝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Delacorte Press,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4
字 数	193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71-1/I·497
定 价	(精装本)16.7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韩丽晴

我常碰到一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往往会向我提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给小孩读的？对于孩子的阅读，父母往往希望能有一个直接得益的结果，这种得益其实是很不现实的：比如作文得高分，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甚至能有助于孩子考上一个重点学校。大人们给阅读添加了很多复杂的条件，而孩子自己对阅读的要求却是很简单的，故事好看就行。曾有个孩子不满地对我说：我们小孩子的书都是你们大人写出来的，一点也不好玩！他的话虽然颇为孩子气，但这“不好玩”三个字倒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可能就是我们的写作缺乏童真、童趣和童心。孩子有孩子的世界，有他们快乐的方法，有他们的兴趣所在，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阅读方面，想要抓住孩子们的视线，那真是要动点脑筋了。

但我想，哈洛德可能会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住孩子们的目光。这个名叫哈洛德的孩子还有个外号，叫鬼孩。街上的孩子从他面前跑过时，大声地喊：鬼孩哈洛德！鬼孩哈洛德！每到这时，哈洛德心里非常难过。哈洛德的难过只有他自己



知道。还有他边上那只叫蜜儿的小狗知道。哈洛德是个孤独的孩子，他的内心很不快乐，因为他和别的孩子长得不一樣，他和所有的孩子都长得不一样。他是个白化病人。这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十四岁那年，他所在的小镇上来了一家马戏团，哈洛德从海报上发现了马戏团里的食人王和自己一样，也是个白化病人。哈洛德决定离家出走，追随马戏团，因为他要找到食人王，找到他灵魂里的家。马戏团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表演者，孤独的哈洛德在这里找到了归宿。马戏团里另外两个奇特的人物迷你公主和化石人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爱护，让哈洛德感动不已。雷鸣唤醒的人和他讲述的印第安传奇故事深深吸引了哈洛德。他爱上了漂亮而有魅力的驯马员美丽，对无所不知的吉卜赛人玛格达佩服得五体投地。更重要的是，他为他能训练大象感到自豪，通过驯象，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并找回了正常人的感觉。哈洛德最终还是找到了快乐，因为他找到了自信。

作者伊恩·劳伦斯在加拿大的平原上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代。暑假时的露营和坐着卡车漫游加拿大西部和蒙大拿地区的经历为《鬼孩》一书提供了故事背景。劳伦斯一直热衷于小马戏团，他曾在一个巡游马戏团帮忙拆过帐篷，干了一个晚上，挣了五块钱。因为有了这种来自于生活的真实体验，所以书中关于马戏团的描写很生动，读来让人犹如身临其境，仿佛自己就是观众席上那个使劲拍巴掌拼命叫喊的小镇上的孩子。

哈洛德的形象很有点卡通意味，很亲切，甚至有点可

爱,你一点也感觉不到一个白化病人的颓丧。哈洛德瘦,皮肤白,蓝色的眼睛像是屋檐下的雨滴,又像是草叶上颤动的露珠,鼻梁上架着小小的圆圆的眼镜,脚上拖着一双显得过大的靴子,牵着一只狗,蜜色的。我初读到这些文字时,感觉哈洛德离我并不遥远,好像一直居住在我的记忆里,是我曾经的一个同学,或已迁往别处的邻居家的孩子。战争带走了哈洛德的父亲和哥哥,他和皮肤闪着光泽但却很胖的母亲以及爱他的继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很不快乐。当他面对别人的嘲笑时,他反复在心里对自己强调:没人能看见我,没人能伤害我,他们说的话不能伤害我。哈洛德在别人对他的伤害中,学会了自我调节情绪。这一点后来在进入马戏团后,又得到了强化,是迷你公主和化石人教给他的一种方法,叫“快乐摇摆”,就是当你情绪处于低潮时,几个人紧紧抱在一起,跳一种摇摇摆摆的舞蹈。作者用一种简洁但很唯美的文字写道:很快,忧伤就“像挤柠檬汁似的被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温暖和祥和的感觉”。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想到,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孩子都不会正确对待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一些负面情绪,比如忧郁、难受、委屈等等,从这一点上来讲,《鬼孩》一书可以教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东西: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如何从忧伤的包围中将自己解放出来。在读完这本书,将书搁在膝盖上的那一瞬间,有很多东西会从心头涌起,快乐起来,坚强起来,忧闷的心重新焕发出灿烂的光华。这就是哈洛德的故事带给人的力量之一。

《鬼孩》这本书类似于一本男孩成长手记。一个男孩子



译林少儿文库

在青春期所遭遇到的一切，哈洛德全碰上了：生活在家人的爱中却感觉很孤独，自卑、忧伤，没有同龄玩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崇拜食人王。因为海报上的食人王身材高大，目光如炬，手上拎着一颗鲜红的人头。在瘦弱的哈洛德眼里，食人王代表了一种强大，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代表了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不可以被任何人嘲笑。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他看到海报上的食人王和他一样，也是个白化病人！哈洛德因此决定离家出走，他要见一见威风凛凛的食人王。可是，到了文章快要结束时，食人王才在马戏团里出现，和他一样，食人王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白化病人，他演出时的人头，只不过是只西瓜而已！而且在马戏团里，哈洛德还遭遇了一场爱情，他爱上了漂亮的驯兽员芙丽。十四岁少年哈洛德感受到了爱情带来的一切情绪：心跳、脸红、盼望、害羞、忧郁、担心、激动、颤抖、失望等等。是的，就像几乎所有的爱情最终总要面临失望一样，哈洛德只不过是芙丽打出的一张牌而已，她的目的是为了出人头地。尽管芙丽向哈洛德道了歉，并且表明自己也是万不得已，但她给哈洛德心灵上带来的影响却是很深的。哈洛德长大了，他找到了让自己获得尊严，获得快乐的方法，那就是挖掘生命的潜力。他完成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让大象学习打棒球。并且使马戏团里所有的人都快乐地团结在一起。快乐在哪里？快乐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哈洛德和大象康拉德彼此关爱对方，当哈洛德被人欺侮时，康拉德总是勇敢地冲上前去保护他。但是有一天，大

象却踩死了像母亲一样关爱着哈洛德的迷你公主。到这时，哈洛德才明白吉卜赛人玛格达的预言：要注意用尾巴进食的动物！可是一切都晚了，迷你公主的死让哈洛德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是那么恐怖。康拉德后来死于一声枪响。哈洛德的心好像经历了一场洗劫，疲惫而又空旷。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老印第安人曾在天亮之前给过哈洛德一把剃须刀。“你正在跨越每个男孩都要跨越的分野，跨过去你就是男人了。这个斜坡很长，很陡，你无法回头。它可以带你跨过去。”但老印第安人还是有点伤心。“这就是你想成为男人所需要的，一把好剃须刀。换句话讲，男人只不过是穿大一号衣服的男孩罢了。”而经历了这一切的哈洛德，他现在已是一个男人了。

男孩子终究要长大的，终究要长成男人的。哈洛德记住了玛格达对他说的一句话：你既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差。当他回到故乡，面对一帮孩子的挑衅时，他平静而有力地说了：我去了很远的地方，走了很远的路。现在我累了，我要回家。本书句子简短，语言很有韵味，像上述这种干净利落而有张力的句子文中有多处，这可能对写作文喜欢用长句子的中学生有点启发。

我想今年这个寒假，爸爸妈妈们可以和孩子们都来读读《鬼孩》这本书，都来看看哈洛德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的故事。开卷有益，哈洛德一定会让我们有所收获的。我想，在冬夜充满温馨的家中，爸爸妈妈们会和孩子们讨论起一个有



译林少儿文库

趣的话题：如果我是哈洛德，我能像他那样让大象学会起劲地打棒球吗？我能像他一样找寻到快乐和自信吗？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太阳底下只有鬼孩和他的狗在利伯蒂的大街上溜达着。地像是被焖烧过似的，走过之处，脚下扬起阵阵尘土。

还没到晌午气温就已一百华氏度了。鬼孩却还戴着一顶两年前战时飞行员戴的皮帽子，帽子压着他的眉毛，遮住了他的耳朵，两条带子垂下来在脖子上晃悠着。

男孩瘦瘦的个子，皮肤苍白得像粉笔，松松垮垮的衣服套在他身上就像是套在石膏像上一样。他架着一副小小的墨镜，圆圆的镜片仿佛是在脸上画了两枚硬币。透过镜片，他凝视的是一个模糊而不安定的世界。他身上的皮肤，从头到脚都是浓浓的白巧克力的颜色，没有一处雀斑。蓝色的眼睛几乎是透明的，像是雨滴，又像是颤动的露珠。

他抬头看了看，西边有一股白烟沿着草原向这里滚动而来。鬼孩并不急，他从来都不急。上百个星期六了，他从未错过一辆火车。

他在杂货店那儿转弯，蜜色的狗紧紧跟在后面。他俩朝



铁轨的方向走去。小车站原本是醒目的红色，久经日晒，如今已斑驳不堪。十二点差三分，空荡荡的月台上只有鬼孩坐在长凳上，狗趴在凳下的阴影里。

鬼孩放下长竿和小罐，抹了抹帽边上滴下来的汗珠，帽顶上一圈已经被汗水濡湿了。

白烟渐渐近了，乳脂色的烟一喷一喷的。火车鸣着汽笛穿过巴兹福特的田野，沿着通往利伯蒂小城的大弯路，朝着响尾蛇河的方向驶去。鬼孩抬起头，两片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唇抿在一起，分不清是在笑还是恼。

“车要停了。”他对狗说，“我打赌。”

火车头已弯进了车站的铁轨，后面挂着一节邮车和一节车厢。巨大的黑色车轮间哧哧地喷着蒸汽，轮子擦着轨道发出尖厉的声音。小站是由隔板围成的，火车所到之处，震得木板墙上的窗户哗哗作响，墙上的灰一个劲儿往下掉，长凳和金属支架急速地碰撞。

“我知道它会停的。”鬼孩说。

但它没停。火车喷着白烟，在他面前呼啸而过，刮起的热风吹起帽上的带子，打在他的脸颊上。七月的这个星期六，和鬼孩记忆中所有其他星期六一样。鬼孩哈洛德望着铁轨的方向，眨了眨眼，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过比这更轻的叹息了。然后，他拾起一根长竿，带上小罐，向响尾蛇河走去。

长竿是钓竿，鬼孩把它扛在肩上，渔线悬在身后，木制的浮子在膝上晃悠着。老狗从凳下的阴影里跑了出来，尾随

着主人，浮子不时地撞到它的头上，发出闷响。但狗并不介意，任何主人身边的东西它都不介意。

他俩蹭回到大街上来，慢吞吞地朝东走，路过那排灰蒙蒙的房子，房子的门面都装饰得奇丑。房子上的玻璃窗是孩子涂鸦的黑板，画满了吉劳埃^①的脸，还有连在一起的两颗心，心上还写着名字，像鲍勃爱贝蒂，贝蒂爱乔治，没人爱哈洛德。梅氏咖啡店的大玻璃窗上用斜体字写着一首打油诗：

他又丑又蠢
他闷得像根柱
他又怪又土
他是鬼孩哈洛德。

窗户底下的阴凉处坐着一个女人，长着两条纺锤腿，旁边的摇椅上坐着一个半瞎的老头，也长着两条纺锤腿。哈洛德瞥了他们一眼，街对过清晰地传来那女人的声音。“他来了。”她说，“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景象了。”

他没听到老头问了什么，只听到女人答道：“啊，那个可怜的白化病孩子。”

老头咕哝了一声，女人便发出一阵鹅叫一样的笑声。“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一定是要去河边了，那个受洗的人在游泳的小池子里泡身子的地方。”

① 二战中流行的一个漫画人物。因为美军所到之处都会留下这一人物的头像，吉劳埃就成了美军的象征。



译林少儿文库

哈洛德低着头，拖着靴子，穿过小镇向草原走去。房子在他身后渐渐变小，直至成了银褐色的一小堆。广袤的田野上，只剩下两个小点，一个是男孩，一个是男孩身后的狗。他走得极慢，尽管没什么风，一株风滚草还是赶到了他前面。再有一个钟头他就可以到响尾蛇河了。

如果说利伯蒂不能称之为小城，那么说实在的，响尾蛇河就更不能算是河了。确切地说，响尾蛇河不是流过而是蠕行在田野上，就像一条老狗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上，尽拣阴凉的地方走。尽管如此，这是哈洛德·克莱恩见过的惟一的河，他认为这是条很壮观的河。他蹚着水向下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来到他平时最钟爱的地方，这里河岸平坦，绿草青青。他坐了下来，狗也趴到他身边。他拿出一条小虫钩在钓钩上，抛出浮子。浮子栽进水里，弹了出来，翘了几下又直了起来，就好像潜水员潜到水里发现水太凉了似的。一对水鸟冲过来看了一眼，又跑开了。

狗一会儿就睡着了。一年多来，它原先跑过的路还从未超过一码，现在它的脚不停地抽动，也许在睡梦里奔跑吧。

“你要上哪儿呢？”鬼孩哈洛德问，声音柔得像一缕烟，“我打赌，你要上俄勒冈去，跑着穿过森林，是不？你这老可怜，一定是拣着阴凉的地方跑。”他抬起头，太阳透过镜片成了一个灼热的白点。

哈洛德走到哪儿狗就跟到哪儿。在他看来，它梦到的地方自然也是他梦到的地方。

“我们会去的。”说着他向后一仰身子。身边的草地、河

水、蓝天合成一组美妙的色彩。“也许大卫会坐下班车回来。要不就是再下一班。然后他就会把我俩带走，我打赌他会会的。”

太阳投射到河里，像个白色的小球在水面漂着，不时被枝叶的倒影捣碎。哈洛德睨视着河面，突然，浮子向下一沉，他一拉渔线，线没吃上力，收上来一看，什么也没有，饵却不见了。

他从罐子里又取出一条虫子。钓钩刺入虫子的身体时，虫子扭动着，挣扎着。他不喜欢看到这情形。他哥哥告诉他虫子不会疼。“别担心，哈洛德。”他说，“它们没有心，没有脑，什么也没有！”

但鬼孩听到钓钩捅进去的声音还是皱了皱眉。“对不起。”他对虫子说。他让虫子喘了口气，这才把它放到了水里。

他盯着水面，有一阵他以为看到了两个太阳，定睛一看，原来另一个是自己的脸，被钓钩掀起的涟漪割成了一条条的白道子。

他大吃一惊。他从来不照镜子，也从不对着玻璃或是亮罐子什么的看。他从不知道自己有多白。

“哦，天哪。”他把头扭开，倒影掠过河塘。他放开浮子，把手插入水中，在水里划了几下。

草原上的尘土把水染成了棕色，在水里，他的皮肤变成了好看的黄褐色。他看着自己的手指，手指在水的折射作用下变大了好多，但这是他见过的最美妙的颜色。他多希望自



译林少儿文库

己就是这种颜色啊。他把胳膊也插到水里，越插越深，直到袖子浮到肩膀上为止。他捧起带色的河水朝自己身上泼去，泼到腿上、头上，水浸透了帽子，顺着脸颊向下淌，镜片上出现了一道道彩虹。

骑马者靠近时他一点也没听到。马蹄踏在草地上的声音是如此之轻，连狗都没被惊醒。那人骑着马下了河，马低头喝起水来。

“洗不掉的。”骑马者说。

哈洛德站起身来，水从身上直往下滴。这是匹栗色的马，马蹄到膝部还套着白袜子，高高骑在马背上的身影泛着红黑两色。哈洛德侧过头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一点，他正视着看东西总是不对劲。

“你就是你。”骑马者说，“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

他是个印第安人，苍老的脸上布满皱纹，皮肤久经日晒，已龟裂不堪。头上戴着羽毛的头饰，长长的羽毛弯曲着越过马背，垂下来搭在马腹的一侧。他坐的不是马鞍而是一块毯子，下着一条皮裤，脚登一双缀着袜子的平底靴。他手里提着一根八英尺的长矛，矛尖挑着一团黑头发和尖端呈白色的老鹰羽毛，头发和羽毛都用红线扎了起来。也许他是从挂在利伯蒂饭店酒吧里的《卡斯特将军的最后一役》^①的

^①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839—1876)，美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将领，成名于南北战争，后在一场围剿印第安部落的战役中因轻敌而惨败，并在此战役中丧身。《卡斯特将军的最后一役》将其描绘成一群野蛮的印第安人的牺牲品。此画流传甚广。

画上走下来的，也许他来自过去。

“你是谁？”哈洛德问，狗还在睡着。

“我叫雷鸣唤醒的人。”老印第安人说，他微微一笑，“有人叫我鲍勃。”

“你从哪里来？”

“人从哪里来呢？”他问。

“你上哪儿去？”

“我跟着马戏团走。”

哈洛德皱了皱眉。他不记得有马戏团来过利伯蒂。“什么马戏团？”

“亨特-格林马戏团，”老印第安人说，“亨特-格林巡游马戏团。”

“但他们还没来呢！”

“有时候我走在他们前头。”老印第安人说。他向前倾了倾身子，一只胳膊肘支在腿上的一堆东西上。“孩子，你的鱼上钩了。”

浮子的一半已经沉到了水里，只剩下头上的一点，斜插在河塘里。哈洛德摸索着渔线，抓紧一把一把往上拉。他眯着眼看着从水中折射出来的太阳，一条大棒棒鱼挂在钩上，古怪的嘴大张着。哈洛德把鱼甩到草地上。狗终于醒了，凑上去嗅了嗅。哈洛德再抬头时，那个老印第安人已经不见了。

他爬上河岸，沿着草原向东凝视，又顺着马路上的车轮印子向西望望，终于在车辙消失的地方找到了印第安人的



译林少儿文库

褴褛身影。他带着他的羽毛和战利品，栗色的马迈着大步越过草地，白晃晃的长筒袜煞是显眼。

这些车轮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哈洛德知道，跟着这些车辙，穿过田野和城市，越过重重山脉，穿越片片松树林，就能到达俄勒冈。他注视着印第安人，心中既是向往又是悲伤。